晉綏日報

原名：抗戰日報 ｜ 第一三六八號

民國二十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地址：山西興縣

本報要告

[illegible]

人民時代停刊啓事

為節省人力物力，本刊決定暫行停刊，希各地讀者訂戶直向訂刊處索取剩餘訂款為盼，並希原諒。

人民時代社啓
二月十二日

興縣騾馬大會啓事

為便調劑牲畜、種子、生產工具，擴大生產，發展貿易，特別是幫助得到土地的農民澈底翻身，特在興縣城召開騾馬大會六天，自舊曆二月初一起到初六日止（即陽曆二月廿一日至廿六日），大會期間公私商號準備大批貨物廉價出售，並發動各地羣眾之有計劃的回城銷售土產，並邀請邊區人民劇社及其他劇團每日出演助興，希各地民商屆時前來為荷。此告。

興縣騾馬大會籌委會

後方機關要負責抬送傷病員
後勤組織起担架隊

（本報訊）為響應賀司令員「後方機關要負責抬送傷病員」的號召，後勤直屬隊在劉忠部長的領導下，已組織起担架隊，由管理股長和組織股副股長分任正副隊長，現已準備好五付担架，並已通知駐村政權，再有傷病員到達時，即通知負責轉運。（項軍）

後方機關人員立即組織担架隊

後勤部長　劉忠

賀司令員號召我們後方機關的同志，負責抬送傷病員。我想這一號召，一方面是為了減輕羣眾的抗勤負担，使羣眾的一切勞動力都用於生產、增加收入走向翻身；另方面，我們自己負責抬送傷病員同志，又表現出我們對前方英勇作戰而光榮負傷的同志或因工作而積勞成疾的同志一種崇高的階級友愛，對於傷病員同志，這是個很大的安慰。

賀司令員的這一號召，在去年高幹會上就提出過，在這次生產供給會議上又再次的提出。但我們對這一號召尚未執行，在興縣大川，東來西往的傷病員，仍然是羣眾沿村抬送。這是我們應當引以自責的。

現在我們應當行動起來！我提議後方各級機關應立刻準備好担架，並通知駐村政權，將沿村抬送的傷病員，移交機關負責轉運。關於各機關抬送中的聯系，我建議：由東抬至趙家川口，駐興縣城內的各機關負責送至李家灣機關，李家灣送至武龍堂，武龍堂送至蔡家崖，蔡家崖送至石嶺子，石嶺子送至高家村，高家村送至趙家川口（由西往東者類同）。

冬去春來，羣眾正在解決了土地問題之後，準備着今年的大生產。事不宜遲，我們應立即行動起來，組織担架隊。

嵐三區佈置運糧工作
整頓抗勤組織變工運輸　公營商店牲口亦參加運輸

（嵐縣訊）三區區村幹部於二月四日會議，佈置向前線運糧工作，決定動員全區羣眾及公營商店的牲畜，於春耕前，完成全部輸送計劃。此次輸送工作共分兩次進行，各村有牲口各戶均組織變工，以便節省人力準備春耕，無牲口羣眾應於担架勤務上補工，體力較差不能長途默運的牲口，應參加碾磨公糧及近距離的運輸。檢查公糧工作由各自然村主任担任，並設法防止途中偷用公糧換取食物的現象發生。會議並決定於全區沿途各地設立招待所，準備輸送人員及牲口的吃食草料。在整個動員過程中，各幹部都應加強羣眾教育，說明支援前綫保證戰爭勝利的關係，造成羣眾送糧擁軍熱潮，並嚴格糾正幹部民兵不服抗勤現象，但貧苦缺乏人力畜力的抗幹烈屬可酌量免服抗勤。全區各自然村一律成立抗勤分隊，選派專門幹部，負責整頓組織全村抗勤。會後，各區村幹部即赴各村，具體組織領導此一工作之進行。（馮建國）

靜一區群衆民兵　運粮送草救護傷員

（靜樂訊）上月下旬，我某部反擊陽曲進犯閻軍，一區民兵羣衆積極支援前綫。赤泥窊、下馬城組織臨時糧草站，羣衆自動送糧草，民兵負責戒嚴。二十一日一個晚上，集中起民兵二百名，担架一百六十付，隨軍到前綫搶救傷員。上雙井村民兵呂英則火綫上搶救了兩個傷員，留仙村民兵高存貴搶救了兩個傷員和一名陣亡烈士。由於民兵羣衆熱烈配合部隊作戰，當日即消滅閻頑軍一個營，收復水頭等四個據點。

（又訊）勝利消息傳四下馬城後，羣衆高興極了，當傷員抬來村後，大家親如兄弟，四閭女潘銀娥等，都來給傷員喂飯、洗血衣。全區掀起勞軍熱潮，五個村慰勞白麵一百二十斤，豬羊肉三百五十六斤，及豆腐等。（段源泉、段明、杜書林）

靜樂召開擴幹會議
其他工作擠掉羣運
大部村莊未完成土地改革

（本報訊）據「靜樂小報」載，該縣縣區村幹部擴幹會於一月二十八日召開，到會縣區村幹部及村指導員和英雄代表共三百餘人。從臨負責同志的檢查報告看，靜樂土地改革運動，自去年六月至十二月的七個月中，雖有五萬一千餘畝土地從封建地主手中轉向農民，貫澈政策上有進步，如停止了侵犯中農利益，部份幹部在走羣衆路綫上有進步。但全縣六百四十八個自然村只有一百七十八個村大體上實現了耕者有其田，而[illegible]村則有二百三十一個之多，糾正侵犯中農利益中仍有缺點。為什麼大部村子沒有實現耕者有其田呢？從報告中看，首先是滿足於轟轟烈烈的搬大樹運動以及只强調思想和羣衆路綫，對「耕者有其田」則很少强調，很少研究，某些村子如黑峪溝等雖經過搬大樹，但有問題，未全面處理。三區幹部檢討中，指出過去認為搬了大地主對了富農的封建尾巴，就是實現了耕者有其田，但獻水渠的事實——公糧中復查出七戶貧農根本沒有地種，證明這種看法是完全錯了。其次是其他工作擠掉羣運[illegible]有其田這一中心工作，三區兩個月內，因為公糧工作只做了三個自然村的土地改革，一區[illegible]亦影響了羣運。同時，老區的嚴重問題未處理，如細米溝寬兒窯女問題，擴幹會後縣區幹部揭發了也未處理，證明領導上存在嚴重的熟視無睹的麻痺思想與官僚主義，對羣衆痛苦的關懷太不夠了。因此該報告提出：這次會議必須給麻痺滿足的官僚主義者重重地來一個打擊。

在分配土地中必須注意土地好壞

（又訊）在三區幹部的討論中，說明在分配土地中，分清土質好壞和產量多寡，是非常重要的問題。如杜家村土質較好，每人平均兩埫地就可以維持貧農生活，三埫地就可維持中農生活。而趙家溝則每人三埫才能維持貧農生活，五埫才能維持中農生活。從產量上看，作務得好，平常年景杜家村每埫梁地能收六斗，趙家溝只能收四斗。從這調研究中，大家認為過去分配土地只從全村平均數字來看，不從每一家分得土地的好壞來看，這是非常不實際的。

不解决生産困難　得了地也不能翻身

（又訊）從二區幹部檢討的事實看，證明認為貧苦農民得到土地就算翻了身是不對的，在分了土地之後，必須很好的幫助解決困難，組織生產，否則因生活困難會把地賣了。如常家坡常三魁家，二口人，原有五埫賴地，前年清算得了二畝平地，去年夏季青黃不接時，因口糧沒法解決，就把地賣了糊了口。今年分配果實時，村幹部沒有檢討自己的工作，反說：「前年得到的二畝地賣了，這次給他分上一埫賴梁地，叫他再賣！」結果就分給了一埫賴梁地。這種例子其他村子也發生過。

參加八路軍為人民立功
呂梁後方某地
千餘解放戰士上前綫

（新華社呂梁十二日電）呂梁後方某地，六七兩月先後有千餘解放戰士湧上愛國自衛戰場。他們都是晉西南戰役中放下武器之蔣軍士兵，在短期內經過「吐苦水」「挖窮根」的階級教育，每個人從其千仇萬恨的辛酸經歷中，深刻的了解到過去是被逼為蔣介石送命，認識到為人民作戰才是無尚光榮，他們下定決心要參加八路軍，伸寃報仇。解放戰士張得勝是河南人，他堅決的說：「我今天參加八路軍，總有一天八路軍會到我們鄉裏，我一定要向那保長算賬」。馬丑二說：「我們的苦都是從大保長蔣介石身上來的，我們只有參加八路軍同蔣介石算賬！」沈茂成說：「我參加八路軍上前綫，一定要向蔣軍士兵喊話，叫他們也過人民軍隊這邊來。」他們出發前，記者曾親睹全體解放戰士穿戴着嶄新的縫纓帽子，背着嶄新補充的白布棉被被包，個個精神飽滿，臉上都呈現着堅決愉快的表情。駐地的老鄉，成羣相送，向他們話別。（左熒）

文水縣長徐光遠　親自慰問抗屬

（新華社呂梁十三日電）文水縣長徐光遠同志親往邊山慰問抗屬。我某部警衛連戰士顧長傑的六十八歲老母哭訴她所受閻匪的苦害：「二十七畝地去年被搶走了，四十九歲的大兒子被閻匪「治村」村選師改成四十五歲，還組給「常備兵」出優待糧。舊曆年前又攤下三十六年的小米二石五、麥子二斗半、棉花一斤，出款一萬元不算，還要，逼的把門窗、桌椅、板凳、油燈、箱子、盆、磚、上山修碉堡，連傢俱都變賣了。」老人家特別傷心的是長傑十五歲的媳婦，被九只還得繳（?）受蓄殘害。徐縣長再三勸慰，當批發三百斤救濟糧食，並決即幫助她收回被閻匪「兵農合一」騙走的二十七畝土地。（家森）

民主政府散發粮食
救濟文水受難人民
抗烈屬都得到優待

（新華社呂梁十三日電）民主政府以一千石糧食，救濟遭閻匪蹂躪之文水人民。六日至十日五天中，城關已有四百八十戶獲得三百六十石糧食，城外四十餘村，亦正加緊散發中。成群的男女老幼走向舊日之閻匪倉庫領取救濟糧時，每一個受盡苦難的人，都洋溢着喜悅的表情；他們比較着今昔情景：「勾子軍搶光老百姓，八路軍來救老百姓。」南關孀婦小爐匠楊正鳳，靠手藝過活，閻頑佔領時，封鎖交通，不得走出五里地，生意蕭條，僅有的一畝半地也在去秋被「合一」走了；臘月隆冬，每天被逼着上龍王山修碉台，濟饑寒被[illegible]經至今[illegible]仍無被[illegible]「治村」搶[illegible]從炕上拉下，百般辱罵，驅迫[illegible]無法[illegible]閻匪去修工[illegible]生活。他們軍隊說：「咱們[illegible]不來[illegible]會餓死了」。我們全家就靠[illegible]救濟糧，領到的一石兩斗[illegible]食用外，八斗全部變成農貸，他鄉四個月買了[illegible]手藝工具，並且每天起早[illegible]均[illegible]業，經修好[illegible]拾糞，他計劃[illegible]有的一畝半地外[illegible]還要開些地。[illegible]十二戶抗烈屬得到兩倍以上的救濟，優待抗戰初期領導抗日的文水青年先烈武裝李虎臣的幼女、同志[illegible]，和此次被殺害的[illegible]老家特殊生活困難，政府發給一千斤、張予五百斤穀子、一一[illegible]、棉花、[illegible]三斤[illegible]及一部日用品[illegible]具，已受到光榮的抗烈屬，文水人民無限崇敬。（家森）

土地改革中

岢嵐水峪貫行政村

地主富農非法賣地

（本報訊）在各地實行土地改革中，岢嵐水峪貫行政村，因「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沒有為基本群眾所了解，地主及富農投機取巧，加之幹部們的自私，發生各階層賣買土地的混亂現象，使基本群眾受到嚴重損害。專務坪一個自然村，秋收後到土地改革工作開始（十二月十三日）僅不久，有兩戶地主、一戶富農共賣地五十九垧，大部為出租地，另有四戶中農、一戶貧農共賣地四十垧。幹部不但沒阻止，並有三人自己也賣地，還說合別人賣地。水峪貫、大化、後山三個自然村，更由農會評價，叫會員買下中農土地一百七十九垧，水峪貫、後山在形式上還取得本人「同意」，大化等本人的面也沒見就由農會評價買下。隨後該村開始土地改革工作後，這些事情都沒糾正，許多幹部與積極份子又從中佔了便宜——他們一般地都沒發動群眾，而是由幹部討論下土地來源和如何分配，就召開群眾大會宣佈通過。好地好窯大部都被幹部積極份子分了，貧苦農民以至抗屬均分了些破窯爛房和狼不吃的地。因此全行政村九個自然村，大部分村莊群眾都反映分的不公道，賣了土地的基本群眾更為不滿，說：「人家在明處，咱在暗處。」但地主富農卻佔了便宜，他們不但非法賺了地價，而且因為幹部包辦，群眾沒發動起來，有的還隱瞞下土地（秦山溝、水峪貫兩自然村已發現），另外地主的自耕地一律沒動，只分配了出租地和荒地，留下的一般都是好地，如水峪貫地主袁治國，兩口人就給留下十一垧好地，群眾反映：「這是給人家倒騰淨（垃圾）哩！」總之土地改革政策根本沒有貫徹了。這些情況是邊區黨政軍工作團發現的（他們到時土地大都已經分配完），他們現正通過回憶運動及每一具體問題的討論與解決，教育群眾與幹部，使之了解政策，提高階級覺悟與政治認識，澈底消滅封建剝削，堅決糾正侵犯中農利益，從思想上組織上加強基本群眾內部的團結。（李撤）

把幹部動員起來

神池城關羣運開展

（新華社雁門訊）神池城關土地改革中，某些幹部曾認為城關工作難做，想調動，一切依靠縣區及外來幹部，說「和尚大了法也大。」由於政治認識模糊，竟發生對工作消極懈怠現象。領導上發現該問題後，先召開幹部會議，進行檢討，大家將自己思想病根發掘後，又進行了回憶算賬。啓發式的思想教育，大家思想明確了，由依靠的工作態度一變為積極主動了。立刻討論了實現「耕者有其田」的工作和政策，分了六個工作地區，在與群眾的個別談話中，了解了有些群眾因地主的恐嚇，思想波動很大，有的竟連去年清算漢奸詐分的土地房屋也不敢要了。經幹部研究後，在黑板報上揭露了地主造謠的陰謀，並將土地改革政策詳細說明，同時幹部又用個別談話的方式進行時事宣傳，最後追出了謠言根子，群眾認清了地主造謠的目的，是要將農民壓住永遠不能翻身，於是，群眾像潮水似的起來了，在「挖窮根」「吐苦水」中，群眾對地主與敵偽一體的盤剝重壓，經濟勞役感憤恨；群眾（包括手工業者、城市貧民、貧苦農民、抗屬、小商人、軍人）三百餘戶共獲得土地八百九十五垧，房屋一百間，大樹十株等果實。群眾喜氣洋洋，生產情緒隨之提高，韓滿老漢分得四垧半好地，一年能打十石糧子，家中四斗麥種也捨不得吃，準備做種籽。（宋不斷、王尭）

河曲韓昌溝張村長

到貧苦群衆家裏了解困難

（河曲訊）韓昌溝解決土地問題時，張村長到案晃王家進行訪問，他就到貧苦戶家進行訪問，徵詢他們生活狀況，由於他體貼大家困難，每人都願意把心裏話告給他；大雞二貓因地少沒吃的，準備跑口外；張思扣家窮也沒法還欠下的義倉糧，正發愁；牛還服。他了解張思扣家實在困難，就通過群眾把他義倉和貸糧全部免交了，又勤員二至手和他把牛幫借起來，困難全部解決了。張村長受到群眾擁護，誰也願意向他談問題，越扯越多，最後扯到富農張元在村裏減差不支，大家幫他包，隨即討論他的封建剝削關係，解決土地問題，張元承認剝削壓迫農民不對，獻出了四十垧土地。當即分配給全村缺地戶，大家都歡天喜地，大雞二貓更高興的說：「這下可不用跑口外啦，好好務勞生產吧！」（劉致台）

王家山行政村幹部檢討

怕吃苦、追求表面成績

羣家梁工作一直沒搞好

（神池訊）六區王家山行政村幹部，檢討工作態度、作風，因怕吃苦，追求表面成績，全村工作一直沒有做好。羣家梁有十四戶人家，該村群眾生活困難，疾病流行，群眾沒心思生產。區村幹部常不去工作，後來區幹部會議決定加強該村工作，村幹部趙占鰲、張玉山二同志去該村，叫群眾追窮根找富根，群眾秋忙和窯存旺虎說：「窮是個命，分，天年不好。」幹部不去耐心的啓發群眾覺悟，光追問，結果追的不說話啦。當時群眾的迫切要求是解決吃飯穿衣困難，但幹部不去深入了解群眾的要求，反說：「什麼群眾不和咱們提，說話，連飯都吃不上，群眾覺悟很低。」以後就再不去該村工作了。此次會議趙占鰲同志說：「不如沙坡開會熱鬧，我給他們談問題，他們都死氣沉沉，不願聽的樣子，我就不說了，鄭着下到沙坡說呀！後來，從沙坡到窯上了一下，路經村，在窯棧上耽了一下，也不進村就走了。現在和沙坡一樣下功夫，也能搞好。」張玉山同志也檢討說：「我不去還有個思想，是怕群眾提出困難問題解決不了。總之還是咱們不下辛苦。」大家研究出還是怕吃苦、怕困難，追求表面成績，靜功的思想阻礙着和為群眾服務精神差的很遠。研究後，大家下決心，今年一定要把羣家梁、石家梁等四個窪白村的工作搞好，村長、中農會秘書、書記一人做好一個村，區上並派的幹部去該四村幫助工作，把窪白村群眾發動起來。（劉林、樊秀珍）

嵐縣王家山

民主選舉農民代表

檢討生產準備春耕

（嵐縣訊）王家山行政村，過去幹部沒認清選舉勞英對推動生產的意義，前年選英雄沒走群眾路線，幹部腦下議合適就提誰，群眾看幹部的面貌和口舉，跟上投票，因此沒選出群眾所愛戴的人，南溝楊同保當選英雄以後，自高自大，沒進行教育，如秦追群眾小組起兩個變工組，發生問題也不即時解決；民他段小、牛犋多，呂狗林共打壞九個犁子，壞了三把犁，耕種由楊同保一個人決定，不按時下種，全村壞了十幾坰莜麥，變工隊就要垮了。今年在選代表時，為了吸取失敗的經驗，重新發動群眾，提意見、比條件，進行選舉。在檢討生產中，按照各人按自己的心意主張，選舉了勞動模範、農民代表，發揚民主，正確地選了代表。全行政村已增加九條牛、十八頭牛、租牛、合夥買牛，準備春耕中，群眾對幹部作風也提了意見，村長王有的幾年來地痞土地有壞地賣好地，農會幹事主席年實了壞地買好地，經過幹部檢討改正以後，密切了群眾關係，幹部思想也得到提高。（劉建）

天下沒有不剝削農民的地主，實行耕者有其田，就是土地歸老家。

——岢嵐擴幹會上明確了幹部階級觀點——

（岢嵐訊）此間擴幹會，檢討去冬土地改革工作。由於不少區村幹部缺乏明確的階級觀點，沒認識到地主剝削，是統治農民的罪惡制度，他們對實現「耕者有其田」的思想是很麻痺的，如有一的認為：一、對地主吃租取息，是「將本求利」，減少一些是合理的，但把土地歸還農民，認為：「良心」上過不去；二、對惡霸地主老財是剝削壓迫人民的，對一般的地主，則不這樣認識；三、對直接壓迫過自己的本地地主才仇恨，因此發動農民時，只發動與某地主有關係的。針對上述問題，領導上農一區同志暴露了代替的工作，這是一個使農民的切身痛苦，追溯土地來源暴露出來，並引導到認識地主階級剝削農民的罪惡的典型例子，同時討論：「有沒有不剝削農民的地主？有沒有不受剝削的農民？土地究竟是誰的？」大家才把問題鬧明確。村幹部張不奎與賈文秀說：「咱過去認為地主收租，是將本求利，是正當的；對地主無條件地歸還農民土地總不情。去年在秦學習時，才清楚地主的本，就是從勞動人民身上剝來的，土地歸農民是正常的。」四區區幹部郭辛酉說：「去年在井兒上發動群眾時，李虎臣家只痛恨惡霸李三臣，對剝削手段高明、表面善的地主，群眾認為不怎樣剝削人，他自己也認為是這樣，今天才明白「一般是地主，都是吃農民血汗的」，下的地主，怎麼沒剝削人呢？」又如四擬待是河曲人，他說：「過去我在小潤村鬥爭過兩戶地主，就認為得罪下了，成了仇，如果變了天咱就回河曲去，河曲地主我沒得罪的；誰知去年河曲城西關朱五堡渡河來，河曲城西關逃亡的頑固地主周鳴樹，引着等村男女群眾十多人，殺了，還說『得罪過他的』，才知道「天下老鴉一般黑」，才知道沒有地主不剝削農民，檢討了幹部，農民的錯誤。」幹部們都認為要實行「耕者有其田」，使農民永遠不受地主的剝削，就是要把地主的土地歸還給失去土地的農民，收回自己的土地。（宏流、白日修、李志憲）

帶來全邊區人民的關懷

吳滿有會見王陳二將軍

（新華社呂梁前線十二日電）本社特派記者海穆報導：記者隨延安各界慰問團在呂梁前線指揮部會見了名震南北的王震將軍，當他和勞動英雄吳滿有熱烈擁抱時，這種熾熱的人民與人民解放軍之間密切團結的感情，使我異常感動。這兩位在南泥灣生產戰線上，會經並肩作戰的朋友，今天又重逢於勝利的自衛戰場上。王震將軍看到吳滿有仍帶着民國三十年延安勞動英雄大會上他送給他的那頂氈帽時，不禁回憶起當年南泥灣生產的盛大景況。他指着吳滿有的鬍子說：「你還是那樣健壯，好久不見了，我們大家都很想你。」吳滿有以親切的口吻說：「我不僅還帶着你給我的氈帽，而且我把邊區人民幾年來對於你們的關懷都帶來了。」當這兩位老友正舉杯共飲時，陳賡將軍來了。他不會飲酒，吳滿有說：「我代表我們英雄乾一杯」，陳賡將軍說：「戰鬥英雄是以勞動英雄做基礎的，沒有小米，就不能打勝仗，你應該多喝一杯。」吳滿有笑着說：「沒有八路軍，老百姓的生產幫不可能，邊當什麼勞動英雄呢！」這時周希漢旅長特以勝利品日式步槍贈給吳滿有，給他兒子保衛邊區用。吳滿有接過來反覆的撫摸着槍身說：「這個槍在中國農民身上就有辦法了，還是美國給咱造的嘛。」這時窯外無數人的碎語聲打斷了吳滿有的談話，原來是看勞動英雄的，吳滿有立即走出與大家握手微笑：「你們辛苦了，我要去看望你們，」很多人要吳滿有簽名，大家你拉着手，他擁着肩，直到缺月銜山銀光似水時，才戀戀不捨地離去。一個戰士走出後，我問他有何感想，他順口回答：「能到吳滿有來慰問，真是光榮」。

對紡訓班作風的一點意見

張友

實校女同學年前在嵐縣二區劉順會做紡織貸花工作，聽到群眾對城內紡訓班有這樣一種批評：「受了幾天訓，回來就不一樣了，剪了頭髮，放了腳，張口有問題，閉口沒搞通，咱們解不下，誰能和人家搭上腔。」我覺得這個批評很重要，說出一些新區紡訓班失敗的一個原因。剪髮放腳並不是壞事，尤其是放腳，對紡織布很有關係，但是在群眾習慣沒有改變以前，先把個別受訓婦女打扮成「女八路」的樣子，群眾是看不慣的。因為一般「公家人」是「公家人」，「不能和咱老百姓比」。聽說嵐縣有些紡訓班，「說服動員」受訓婦女剪髮放腳，有的不願意，硬是哭着剪了的，實在沒有必要，而且是有害的。試想一想，為剪髮放腳，使群眾感到受了幾天訓，就「不一樣了」，「誰能和人家搭上腔」，因而妨礙了紡織的開展，那個事小，那個事大！說到道官腔，就更不好。民兵為道官腔，惹得群眾死討厭，何況受訓婦女，頂多不過學三幾個月，新名詞半通不通，人家能不討厭嗎？我們原來在家與說的老百姓話，本來就是最好的話，最生動最富的話，說也說不完，用也用不了，何必去學幾句「官腔」在群眾間顯得特別呢？當然，我們不是責備那些「受訓婦女」，她們愛時興，乃是一種上進的心理，追求我們女同志的打扮，要剪髮放腳，變成這樣，也並不錯，問題在領導上的作風不對頭，先不管紡織學會學不會，群眾習慣都改，就急於在形式上的改變，這是脫離群眾的。這一個問題在編縣的山村更其重要，希望大家注意。

簡訊

為了協助地方工作和收集實際的教育材料，軍政幹部學校及晉中二部特派廿一個幹部參加嵐縣縣政府組織之工作團，下鄉工作。已於一月廿六日集中學習文件，決定廿九日出發。（培文）

滬人民團體呼籲

爲抵制美貨繼續奮鬥

抗議吳國楨之誣衊與蔣方橫暴

（新華社延安十三日電）據各方消息：九日上午滬市各百貨業職工於南京路勞工銀行大樓召開愛國貨抵美貨大會，橫遭特務搗亂，此一血案發生後，蔣介石警察當時不分皂白，反將與會和被毆群衆多人一併逮捕，蔣方滬市長吳國楨並爲此事招待記者，妄誣上海工商業及勞工界爲挽救民族生存而發起之「愛用國貨運動」，爲「陰謀份子」的「反美宣傳」，並謂工商勞工界對此案應負「法律」責任。據塔斯社十一日電引文匯報消息：上海學生聯合會、婦女聯誼會、民主建國會及愛用國貨抵制美貨籌委會，已對此提出嚴重抗議，對吳國楨之誣衊與當局不法措施，深表悲憤。該委員會等呼籲全體人民，爲抵制美貨提倡國貨繼續奮鬥！

郭沫若氏說：

勞工大樓國特暴行 對蔣方「民主」乃最大諷刺

（新華社延安十三日電）據天津大公益世兩報上海專電，報導九日滬市國民黨特務搗亂愛國集會大暴行經過如下：滬市「愛用國貨抵制美貨籌備委員會」，係由百貨業職工共同發起組成。該日晨，假南京路勞工銀行大樓三樓三區百貨職業公會分會會址，召開成立大會，到百貨業職工及廠商代表四五百人。會場中，混有身着短衣之特殊人物，彼等並有一部麕集大門前及馬路上。會甫開始，口哨四起，會場上又有一穿黃軍衣執手槍者發令打槍，預伏之短衣打手應聲而出，一時桌椅四飛，全場大亂，逃出者亦遭馬路預伏打手痛毆。暴徒並將群衆從一條馬路推至另條馬路毆打，已知被毆傷者共二十九人，梁仁達因頭被擊碎，當死於醫院中。與會之郭沫若、鄧初民氏，由職工死命保護出場。馬寅初、馬敘倫因尚未到會，均未受傷。當日，滬文化界人士及人民團體立即召開緊急會議，決定先派沈鈞儒、田漢、馬寅初、胡子嬰四人爲慰問專使，分別往警局及仁濟醫院慰問受傷者，並起草抗議書，討論抗議辦法。郭沫若、章乃器、施復亮均發表談話，認爲此爲較場口之翻版，郭沫若並稱這次暴行，「正是對所謂民主憲法最大的諷刺」。郭氏並憤賦一詩：「去年二月十日較場口，今日勞工大樓，『和平民主』又出一次醜。我虔誠慰問受傷者，你們是光榮的愛國者，永垂不朽！我們一定要把美軍、美貨、美帝國主義趕走，還要趕走美帝國主義的走狗，不然中國沒有救！」

晉察冀各綫地方武裝

游擊戰殲敵六百餘

（新華社晉察冀十三日電）自一月十八日至本月七日之二十一天內，晉察冀各綫人民地方武裝在游擊戰中，共消滅蔣偽軍六百餘名，攻克察南涿鹿縣之大堡子、關拉峪等據點，並一度攻入北寧路上之匯合車站。其較大戰鬥有：（一）本月二日，冀東地方武裝一度攻克灤縣平桂花樓山之大堡子、關拉峪，復於七日追擊天鎮縣鳳仙堡附近之蔣軍據點，殺傷蔣十六軍獨立團八十餘人，生俘該團第三營營長趙毅三以下一百餘人，並拆毀敵碉堡十餘座。（二）熱東八路軍某部，於上月二十五日向綏中西北之蔣軍據點黃家屯、邱邦賢南地反擊，殲偽軍于大川部一營六十人。（三）平綏路沿綫八路軍地方兵團，於本月七日攻克新保安附近蔣軍據點雙樹子，殲敵二十餘名。（四）冀晉民兵自上月二十日至本月一日向逃來侵擾解放區之蔣記「還鄉團」作戰二十三次，共斃俘敵一百餘名。

消息報觀察家評稱：

蔣記「國民大會」劃清了民主與反動

（新華社延安十三日電）塔斯社莫斯科十一日訊：消息報觀察家裴利米也夫評論中國「國民大會」稱：中國民主人士認爲召開國大及頒佈憲法，是國民黨的另一手法，其目的在於分裂國內的民主陣營及在外交上達到某些目的，首先是保證它在內戰中繼續得到美國的支持，雖經美國某些報紙在大肆讚揚中國憲法。紐約時報甚至感動到這樣的程度，說它是「新世界的曙光照耀亞洲的象徵」。但是，召開國大與頒佈憲法，根本談不上解決了中國的重大政治問題，而是加劇了國內的政治形勢。如今民主份子不能不了解到，擺在他們面前的，是反對有美國作後台的正把國家倒退到半殖民地被壓迫地位的反動派。國民大會無疑是有助於澄清形勢，它在民主與反動之間劃了一道鴻溝，而真正的民主份子，則準備好爲中國的民主而繼續鬥爭下去。

蔣機轟炸來魯救濟船 董必武同志提出抗議

（新華社延安十三日電）據合衆社上海十日電：中國解放區救濟總會主席董必武十日向聯總中國分署抗議國民黨飛機轟炸載運救濟物資至解放區口岸石臼所船隻之暴行。董氏稱：轟炸係發生於本月六日，轟炸發生後，聯總便托詞不安全而繼續運輸救濟物資前往石臼所或烟台。董氏譴責國民黨此舉爲蓄意封鎖解放區之兩救濟口岸，以戕害山東解放區急待救濟之難民。

徐州東南淮北游擊隊

乘蔣軍北犯全面出擊

（新華社魯南前綫十三日電）堅持徐州東南淮北地區蔣軍後方之新四軍游擊隊，乘蔣軍北犯魯南之際，展開全面出擊，自上月十八至三十日之十三天內，繳俘蔣軍及「還鄉團」等五百餘人，收復重鎮多處。十一月十八、十九兩日，搗毀郯（縣）睢（寧）縣屬張集等蔣軍據點六處，生俘蔣記鄉長以下六十九人。二十一日，收復泗（縣）宿（遷）縣之歸仁集、金鎖鎮、雙溝、界頭集及泗陽縣之劉圩子等重鎮，同時，並攻入安徽東部泗縣之蔡團等據點，俘蔣軍百餘人。二十三日，於泗陽縣及金鎖鎮之朱湖，殲蔣記保安隊及「還鄉團」四十餘名。二十六日，復襲泗縣之曹圩蔣軍據點，殲「還鄉團」一十餘人。三十日，收復濉縣鎮豐及師邊境之岳圩子。廿五至三十日間，並在朱湖等處先後擊潰蔣記安徽保安團及孫逆良誠各一部，共殲其二百餘人。

侵佔萊蕪敵遭我困襲恐慌異常

（新華社魯中十三日電）侵佔萊蕪之蔣軍，遭當地民兵游擊隊圍困襲擊，恐慌異常。民兵在敵據點附近設之地雷網，直使蔣軍每行一步，必須犧牲若干或強迫群衆出路前導。自三日迄今，游擊隊襲擊萊蕪城東北十里之良莊，博山南之夜度等戰鬥中，共斃傷蔣軍四百餘名，長建二百餘里之博（山）萊（蕪）及章（邱）萊（蕪）兩條蔣軍運輸綫，已遭破壞，蔣軍給養補給困難萬分。

吉林解放區

六十萬農民得地

（新華社東北十三日電）吉林解放區已有六十萬農民，平均每人得地五畝以上。全區土地改革始於去年七月至十一月，在大部地區初步告一段落。在五個月內，延吉、和龍、琿春、敦化、蛟河五縣六百零五鄉中，已有三百六十五鄉完成分地工作，額穆、和龍縣人得地最高數爲七畝，汪清、和龍最低數爲五畝半。群衆得地後，情緒熱烈，有二十八萬人湧入農會、婦女會等群衆團體，並成立了自衛武裝。汪清、延吉、額穆群衆從漢奸惡霸手中，收繳長短槍一千餘支，邊沿區永（吉）北等地人民高喊着：「不保田，上對不起祖先，下對不起子孫。」

魯南路西與南陽湖間地區

群衆堅持對敵鬥爭中 武裝保衛土地回家

（新華社山東十日電）魯南津浦路西與南陽湖之間的廣大平原地區，在堅持與蔣偽軍鬥爭中，初步完成土地改革，農民共獲得土地十六萬八千餘畝，房屋三千八百間。去年十二月以來，該地成立湖上中隊，武裝保衛群衆土地，回家耕種，在湖上展開活躍，地雷水雷封鎖包圍，捕捉匪特，會擊潰「還鄉團」王洪恩部。該縣群衆獲得土地後，到處進行武裝歸防，民兵較前發展一倍，群衆組織則發展三倍以上。

濟南各階層人士

擁護解放區土地改革

（新華社山東十三日電）據濟南來人談：山東解放區轟轟烈烈的土地改革，已引起濟南各階層人士的良好反響與擁護。市內廣大工人、苦力、貧民、商販等，對其家屬在解放區分得土地，生活日趨富裕，莫不欣羨異常。他們都說：「俺們在城市裏住了多年，沒撈下一畝地，家裏靠共產黨的福，有吃有穿了，今後還不能遲，就回家種地。」聽信特務謠言逃亡市內的地主，由於解放區在土地改革中都給他們留有足夠維持生活的土地，更兼蔣佔城市苛雜繁重，無法生活，相率逃回解放區。

唱出翻身後的快樂

苗得雨的詩歌流傳民間 深得廣大農民的喜愛

（新華社山東十三日電）魯南沂南縣苗家莊孩子詩人苗得雨的詩歌，流傳民間，深得廣大農民的喜愛。去年反奸訴苦運動中，苗家莊當過漢奸的那些惡霸低下頭來，才十三歲的苗得雨高興地寫了一首短歌：「（一）大漢奸，真可惡，霸人地，佔人房，強迫良女作二房，今天咱們要算賬，看他□換鬍不換鬍。（二）有咱毛主席，一手撐住天，有苦就訴苦，有冤就訴冤，今天不說話，過後別懊悔。」苗得雨的詩歌隨着報紙的散佈，傳到惡霸的耳朵裏，他們大都急得脖子通紅的說：「這一首詩真厲害呵！」他又做歌歌祝他姑家的翻身：「喜鵲喜鵲叫喳喳，今天我去走姑家，姑姑家裏變了樣，添了毛驢「黃大媽」（即黃牛），以前姑家受人欺，如今姑家抬頭啦，三畝土地回家來，爲了地約保護它，自己的地多下力，日子過的實在「自」（即高興之意），俺表哥娶了親，又俊又能全家喜，外親來道賀，進門把牙「刺」（喜笑之意），恭喜恭喜增財又增喜。」土地革完成後，苗得雨剛十四歲，他寫了一個翻身大鼓來歌祝，裏面有一段是：「現如今土地回到老家，打下那五穀雜糧全歸咱，天翻地覆世道變，如今後，我全家有吃穿，分了地來扎下根，把苦水吐出來換上甜，千萬別忘了救命的共產黨。蔣介石在那裏心不甘，咱們要保住飯碗保住地，快快長大起來把軍參。」

蔣軍一個排

輪姦前蔣軍師長家屬

（新華社華中十三日電）蔣軍六十五師官兵一個排輪姦蔣軍前韓德勤部三十三師師長孫瑞文之家屬八人，其中有孫之五十歲的八嬸母，十八歲的叔伯妹妹，孫瑞文親弟之妻及堂兄弟媳等五人，其遠房親屬被姦者亦有多人。孫師長家住漣水城北四五里鹽河西岸的孫新莊，一月八日，蔣軍過境時，其家人以爲「自家人」，故未逃避，蔣軍闖入其住宅時，全家人即拿出亡人牌位作爲「自家人」的證據，因牌子奉祀人中有孫師長的名字，蔣軍說：「自家人更好，你家人在外也是這樣的」。遂在一院子內強行集體輪姦。事後，孫師長的二弟媳痛哭流涕。他堂弟媳之妻被污辱後，因羞惱過度，已成痴迷，不吃不睡，日夜驚呼「救命！救命！」當地民主政府聞訊後，即派員前往慰問。

棗莊復活了

牛芳

棗莊——這個被蔣軍蹂躪了三個半月的城市，現在又復活了。在勞工宿舍裏，在中興公司的辦公室內，在有陽光的廣場上，到處都有群衆的集會，因爲他們現在又可以自由說話了。恢復工作進行的速度是令人吃驚的，三天工夫，幾百個蔣軍碉堡已全部拆光，並且掩埋了上千百蔣軍屍體。這些事情一過去，工作的中心就是使烟筒再冒起烟來，工人們按着老習慣在鋪子上簽了到，爭先爬上鐵架，察看水箱的漏洞和凍裂的水管，假如把這些修理好，鍋爐裏一燃起火，兩千基羅瓦特的電機就可轉起來了。儘管毛病很多，工人們卻懷着極大熱情想法修好。一個修理匠說：「一定要修好，管子修不成，我們就用水桶把水灌滿。」西沙河上看泵的老工人也保證：「一有電來，每分鐘準有三噸水送到市內。」在四察蘇家圍的工人們，正熱烈的談論着恢復小井，這四個小井一開，首先會有幾千人得到工作。職員們則在商量着如何聯合作社，即使機器開不轉，大家生活仍會有保證。十幾天來，恢復得更快的是棗莊的市容，曾被蔣軍侵佔爲禁地的洋街內外和兩邊道四百多家攤販，擺出了布疋肉類和日用百貨，二里路長的大街上，行人往來如織。自從工商局大量投出生油食鹽以後，物價迅速下跌，蔣軍在時曾使生油每斤漲到六千元，現在一斤祇需北幣一百元了。（山東通訊）

有了「刮金板」努力生產把身翻

（訪聯歡年老漢談生產）

張維業

我老漢活了六十六，沒見過新政權這樣好世事，幫助農民把身翻，給你分來「刮金板」（指土地）。

上面這幾句板話，是離偏關城外二里地莊窩村張歡年老漢分得土地以後，自編自唱而流行到全村的。

正月十六日吃罷早飯，我專門跑去訪問這位老勞動英雄，想了解一下他今年的生產情形。進了村子，向着一個向陽的窄長的小院落進去，這就是張歡年老漢的房院。進了院子，我看見兩個中年農民正蹶一蹶一蹶地往糞筐裏揚糞，跟前站着三頭灰色小毛驢。

走進窰裏，看見一個十三四歲的小女孩在炕邊紡綫，紡車旁邊，又有一個十來歲的小女孩搓着雪白的棉花捲。張老漢正在炕上抽旱煙，見我來了，就讓坐，我問了一句：「老漢今年好吧！」老漢滿臉笑容說：「好！好！今年好！農人活地，娃娃活娘。土地回了老家，還有再比這好的嗎？」接着老漢又把他自編自唱的板話：「我老漢活了六十六，……給你分來刮金板。」給我唸了一遍。老漢高興的太了。我問他：「院子裏是誰家的牲口送糞了」

他說：「咱們自己的嘍！兩個小子因爲今年分到土地，勞動更有心勁，一過初五就忙着送開糞啦！」

我們很自然的談着，老漢把話題轉到對舊社會的回憶，他說：「我是六十六歲的老莊稼漢了，在舊社會裏，我只有六垧山梁地，過了五十年的佃農生活，五十年租着地主家五十來垧地，一年得出六七石租子，合起來我繳了足有三百多石細米。有一年地主看見我把地務治好了，就要我加租，不加租就要奪地，我只好加租，一年辛苦得來的，統統又都給了地主。自從新政權成立以來，我在減租中慢慢有了吃喝，現在我連分到的土地，共有四十多垧了。地是「刮金板」，過去自己勞動下的，都叫地主刮去了，今天我自己地自己種，三人同心，黃土變金，得到這塊「刮金板」感覺叫人有心勁了。」

我說：「老漢今年六十大幾的人了，勞動不行了吧！」

他似乎感到我的話對他是一種輕視，突然張大嗓子說：「別看我一年比一年老了，可是一年比一年心勁大了，我今年除了幫助兒子們勁彌外，老倆口還要種一畝西瓜，換他幾石曉豆哩。」說完他大笑了，我也大笑起來了。我轉了話頭，問他家裏的生產情形，他說：「我家兩個女娃娃，今年都要紡綫錢，大孫女準備紡訓班學會織布。」說着老漢就拉我走到櫃子旁邊，揭開櫃子，叫我看他的雪白的棉花。他說：「現們今年要做到全家穿衣都靠自己紡綫織布解決哩。」又說：「張同志！這些都是咱毛主席的好主意，他叫咱們翻身發財，咱得到「刮金板」，自己就要努力生產哩。」

談話時間很長了，我怕悞了老漢的生產，告別回來。

悼李長有、李九雲二同志

金一

綏南部的戰鬥英雄、八連連長李長有同志，在解放汾縣的戰鬥中光榮犧牲了！

當李長有同志領導着八連在晉中平川時，就爲人民解放事業建樹了不少功勳。北社戰鬥中，他指揮八連，擊退了十數倍於我的敵人；樂村戰鬥中擊退敵人的坦克進攻；解放離城的戰鬥中，他第八次負傷；南垣屏殲滅戰中，他們以一個連的兵力殲滅了敵人一個連；在解放孝義兌九峪的戰鬥中，由於他英勇機智的指揮，以輕傷一人的代價，攻克了兩個大碉堡。在汾六區保衛羣衆秋收中，他同樣給屢次出擾的敵人以嚴重的打擊，使羣衆勝利的完成了秋收。

在解放汾陽縣城的戰鬥中，李長有同志指揮八連担任第一突擊隊的光榮而艱巨的任務，親自率領突擊隊，在爆炸和重火力的掩護下，奮不顧身地爬上城頭，……當任務勝利的完成後，戰鬥將結束時，我們的英雄——李長有同志却不幸在爆炸聲中光榮的倒下了！

七連副政指李九雲同志是在八路軍裏長大的，今年才二十一歲，從戰士，班長，排長到副政指，他把人民軍隊看做是他的家，去春在東莊殲滅戰中，李九雲同志担任着排長，他領導全排同志首先突入村莊，控制了一所院落，當連長張德成同志負了重傷後，指揮全連的光榮任務，李九雲就担負起來，勝利的完成殲滅敵人的任務。

三月間，李九雲同志被閻錫山的特務以暗槍打傷左腿，之後，他對於敵人的憤恨，對於人民解放事業，更百倍地奮發起來，在歷次的戰爭中，他都完成了任務，建立了不少的功績。

而在解放中陽，攻克張玉山碉堡的戰鬥中，李九雲同志也光榮的犧牲了。

李長有、李九雲都是年青的優秀的共產黨員，他們爲人民解放事業光榮地犧牲了，當綏西部的全體指戰員聽到這消息時，初時熱淚盈[illegible]，繼則悲憤填胸，他們誓以更多的消滅敵人，給李長有、李九雲同志報仇！

副刊

太陽照窗台

（涼城民間故事）

李春榮

舊社會把人害，
男婚女嫁做買賣，
兒不知，女不曉，
父母一手包辦了。
夫妻過門不投情，
彆彆扭扭過光景。
公公婆婆天天罵，
小姑小叔白眼瞪；
做媳婦的像牛馬，
死也不敢哼一聲。
涼城七區廠漢營，
如今還有這事情。
村裏有個賀巳蓄，
他的老婆像母狼；
花錢娶的新媳婦，
性情溫和像綿羊。
針綫又好又漂亮，
旁人稱讚好婆娘。
今年五月間，
公婆又把態度變；
祇因媳婦出天花，
臉上起了許多麻，
婆婆看見不耐煩，
公公也是常埋怨。
西家說來東家道：
媳婦長的醜死了，
盤算想把媳婦賣，
捨的去了新的來；
三天吵嘴五天鬧，
醜媳婦天天受虐待。
媳婦每天要起早，
早上一飯做熟了；
公公吃了飯，
指桑罵槐嘮叨叨。
婆婆發了瘋，
咬牙切齒最無情；
媳婦有苦說不出，
眼淚汪汪把鍋刷。
婆婆越想越心狠，
想到詭計昧良心；
自己拿起切菜刀，
額上割了幾個血道道。
高聲喊叫往外跑，
媳婦打死婆婆了；
哭着跑到村公所，
誣告媳婦打公婆。
幸虧人民新政權，
處理問題不片面，
仔細審問仔細斷，
詳情問了好幾遍。
一次兩次不明白，
三次四次接着來；
原來還是婆婆壞，
設計想把媳婦賣。
羣衆紛紛提意見，
村公所裏都照辦。
罰了賀家石二錢，
還有農幣幾萬元，
罰款交給媳婦手，
今後的婚姻讓她自由。
太陽照窗台，
淑生爹爹趕着毛驢來；
馱上様，帶上錢，
從此親戚兩丟開。
女人離了廠漢營，
婆姨娃娃送出村，
這個說你可離了大火炕；
那個說新政權斷事真公正。
媳婦他爹感謝謝：
「女兒得到了眞自由；
婦女做人有保障，
新政府斷事十六兩。」
吆喝毛驢走慌忙，
驢蹄踏的塵土揚，
女兒好像出籠的鳥，
一直飛過西山梁。

編者按

寫農民的生產情緒

邊區普遍實行土地改革以後的第一個春天，已經到來，現在寫作上我們要注意反映鼓舞翻身農民的生產情緒。這是我們繼「寫作上的回憶運動」、「一年回顧」等等寫作之後的一件重大任務。我們要把眞正徹底解決了土地問題以後農民熱烈的生產情緒寫出來，並對比以農民沒有得到土地時的悲苦和對生產的冷淡；但最重要的，是要注意某些地區在解決土地問題中、羣衆運動中、以及過去領導生產中，由於政策上的某些偏差，因而影響到農民生產情緒的波動，以及糾正之後，農民的生產情緒由低落到高漲，由懷疑顧慮到打破疑慮，積極起來熱情進入生產的過程。這樣的材料將由我們的工作深入檢查和大力改進中間大量湧現，希望同志們注意吸取，寫稿子寄來。

懷受難的蔣家士兵

程遠

連長老宋告訴了我一個戰鬥的故事——咱們的一個戰士，拚着六個蔣軍士兵，當刺刀插進向他們刺戳時，六個士兵都「撲通」一聲地跪下了。六雙深陷的眼睛向着他哀求。那是六個枯瘦而被剝奪了靈魂的犧牲者。——他指手畫腳地講着，臉張得通紅，額上淌着幾顆汗珠，顯然地他是興奮極了。

這一個生動的故事，使我回想起一連串的悲慘景象。

那是四四年的一個秋天，日本鬼子正從湖南打向桂林，國民黨的軍隊望風而逃。我與桂林的市民一樣的惶亂，預備逃向貴陽。北站的月台，擠滿了流離失所的難民，鐵路兩旁，都堆着雜物和人糞，因爲車少人多，天氣又熱，車站上流行着瘟役，到處都發現屍首，到處都有哭聲。

在車子開向貴州時，我在車廂裏發見了一個高大的美械裝兵士手裏拿着小型的照像機在向一個[illegible]在地上的人照相，我好奇地走過去，原來被攝影的正是一個中央軍，他捧着一只碗在地上發楞，面孔上，一點血色也沒有，蒼白得像個快要死的人，兩眼深陷無光，顴骨高高地像要突出皮了，腳趾露在破[illegible]的軍鞋外面，身上披着一件滿是血跡[illegible]的軍衣，從他身上發出難聞的臭味。

一個學生裝的[illegible]氣憤憤地衝過來，[illegible]眼用英文向美國[illegible]一句：「該完了[illegible]」美國人不理睬地[illegible]嘴，傲慢地走開了。

在湘桂路的[illegible]，我曾看到一個用[illegible]的瘦弱的兵，一[illegible]逼着一個女人[illegible]但是可憐他連一[illegible]的勁兒都沒有[illegible]被女人拿走了[illegible]嚷着要捉拿[illegible]女人却被憐憫[illegible]，從錢包裏[illegible]把鈔票，他若無[illegible]……中，我看到了他們的新生。

前綫故事

民兵趙谷貫

有一位二十二歲的青年民兵，名叫趙谷貫。他是孝義二區白家莊人，自動報名參加的汾孝戰役，前後在火綫上抬過八次傷兵。

據他說，他是去年九月參加的民兵，和敵人接過十二次火。[illegible]槍，得到羣衆的[illegible]打擊，但當十來[illegible]傷，他還在[illegible]道，向着[illegible]敵人，死的死，逃的逃，給他丟下了一[illegible]和一箱子彈。[illegible]敵人被他們包圍了，[illegible]不斷把他的[illegible]猛地從敵人手裏[illegible]窰裏，炸死四個敵人，[illegible]一枝「三八」式[illegible]到一個敵人出來[illegible]士塊！」敵人答[illegible]的時候，敵人[illegible]槍道：「一時」[illegible]死你！」一提起[illegible]道谷貫是個[illegible]什麼參加民兵？」他說：「保衛自己[illegible]不受勾子的遭害。」（谷朗）